

人海梦



鸳鸯蝴蝶派

魏绍昌主编

礼拜六小说

严独鹤著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民国时期创作的社会言情小说。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宁波青年华国雄随表兄钟温如去上海求学，他们在正谊学校，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怪人怪事，有腐败无能的官僚，寻花问柳的假道学先生，投机取巧的入校新生，不顾人格国格的留学生。后因官府查禁革命书刊，华、钟二人被迫回到宁波。不久，华国雄东渡日本留学，追求革命，秘密参加同盟会，并与女奇人冯蕊仙结为伴侣。钟温如得友人相助，也赴美留学。书中的女革命党冯蕊仙回国，受命打探敌情，反而误入乱人圈套，历尽曲折才死里逃生。钟温如与表姐华芷芬、女友程琼珠的爱情故事，也曲折生动。最后，辛亥革命成功，华国雄归国在上海任职，他请假回家探母，又发生了一段意外的故事。

目 录

第 一 回	人海浮沉惊涛骇浪 梦魂颠倒骤雨狂风	1
第 二 回	掉酸文腐儒谈女教 装阔气画轴署官衔	9
第 三 回	办学堂科举变形 听演说官僚献丑	15
第 四 回	开礼堂大人审溺器 闹笑话呆客碎茶杯	22
第 五 回	家庭革命父子绝交 结婚自由友朋集款	30
第 六 回	夺金刚阖座腾欢 打妖精当场出丑	39
第 七 回	谓它人父颊翻花样 彼其之子别缔良缘	46
第 八 回	闹讲堂学生翻本 理讼案义父破财	56
第 九 回	翻旧恨刺破博士头 宴新郎快试仙人掌	66
第 十 回	喧嚷终夕丑态殷殷 剧病中宵深情款款	73

第十一回	玉笑珠香几番心事 蛇神牛鬼一纸情书	86
第十二回	穷形极相痴汉追车 重币甘言大王入彀	99
第十三回	搜革命书暗地斗机心 披行乐图赫然呈妙相	112
第十四回	葵忱向日公使逞雄谈 花气袭人私衷传密语	126
第十五回	爱情摄影园林藏春色 庆功开宴樽酒赏秋红	139
第十六回	聊遣老怀降帷收弟子 略施小计绣闼锁先生	152
第十七回	两行巾语临别情怀 一曲笙歌当场戏谑	165
第十八回	竹杠随心钱来开笑口 荷珠溅泪粉褪认啼痕	178
第十九回	舌剑唇枪包围老叟 天空海阔邂逅佳人	191
第二十回	单面相思落花空有意 三方合作小李太无聊	204

第二十一回	灰冷烬残情书悲浩劫 花香人语隽侣快游踪	218
第二十二回	谿台高筑良友通财 块磊难消穷儒毕命	231
第二十三回	多愁多病药灶困才媛 有色有声蒲包擒妖魅	244
第二十四回	破浪乘风克酬壮志 飘蓬断梗难觅芳踪	257
第二十五回	飞竹箸壮怀试绝技 赠绒衣小语寄深情	270
第二十六回	鱼沉雁杳梦醒更添愁 燕叱莺嗔酒消还泼醋	283
第二十七回	布帆归去密意寄相思 锦帐梦回痴心空设计	296
第二十八回	称药量水诊室调情 启篋开缄书斋斗智	309
第二十九回	斗角钩心诡谋迭出 惊魂动魄幻象纷呈	322
第三十回	火焰熊熊官衙生奇变 水花点点客舍起纷争	335

第三十一回	引杯看剑皓月流辉 堕溷飘茵名花历劫	348
第三十二回	同气相求佳人得所 异军突起公使失踪	361
第三十三回	灯昏露冷半夜钻狗栏 月黑风高深宵入虎穴	374

附 录

序一	何海鸣	387
序二	李寿熙	388
序三	冯叔鸾	389
序四	毕倚虹	390
序五	瞻庐居士	392
序六	沈禹钟	393
序七	朱大可	395
题词		397
编余赘言	魏绍昌	398

第一回

人海浮沉惊涛骇浪 梦魂颠倒骤雨狂风

茫茫的大海，滚滚的怒涛，猎猎的狂风，哗哗的大雨，还加着是黑漫漫的深夜，冷飕飕的天气。在这个当儿，却有一只海船，急急的鼓轮疾驶。船中都是些老于航行的海客，乘风破浪的生涯，经得惯了。日间辛苦，到了夜里便安然入睡，并没有什么恐怖忧虑。

如今单说房舱里面一个客人，年纪只得十七岁，自幼儿在父母手里娇生惯养，从不会出门一步。这回是因为他父亲望子成名，看见儿子也到了成人的时候了，在家乡找不出什么好学校来，恐怕伏处里闲，白耽误了好光阴，便命他跟着一个表兄，特地由宁波到上海去求学。从宁波趁海轮到上海，原只不过一夜的海程，但是十七岁的人，还和小孩子一般，这回刚刚出门，他口里已经念过几十遍的远适异国，昔人所悲了。到了船上，逢着这般风浪，又着实的提心吊胆。听听船上的人鼾声四起，自己却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好不容易捱到了半夜，才有些倦意。刚朦胧的合上眼，忽然觉得船身晃动，接着便有人喊道：“大浪头来了！”那只船便平空的往上一抛，又着实的往下一沉，登时人声鼎沸的大闹起来。都嚷道：“不好了，船要翻了”他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忙从榻上跃起，推开舱门抢将出去。只见满船上的人都往甲板上乱跑，他也便跟着他们逃去，跑到甲板上，船已渐渐的倾侧了。那时候船主也赶了过来，便一叠连声的喊着：“放舢板”，舢板才放下去，那些人逃命要紧，就一拥而上，向舢板上乱跳。那里知道风狂浪急，船小人多，舢板还没有开，早沉了下去。一连放了二三只，都是如此。那只大船，却又倾斜得格外利害，大半只已没在水里了。

正在万分危急的当儿，忽见一只小船，冲波逐浪直驶过来。这些人都大喊：“救命。”那小船上只有一个人掌着舵，口里说道：“我这船小，救不得你们许多人，我是特来找我的小朋友华国雄的。”这些人又嚷道：“华国雄是谁呀？”我想阅书诸君看到此处，必定也急于要问道：“华国雄是谁呀？”为

什么就有人晓得他这时候要遭难，特地放只小船来救他呢？”原来这华国雄不是别人，就是书中所说那十七岁的少年客人。听见有人来救，登时喜出望外，便从人缝里钻将出去，喊道：“只我便是华国雄。救我的是谁？快请拢过船来。”当下那小船便移近大船旁边，华国雄也顾不得三七二十一，就直跳上小船去。其余这些人也想趁势下船，那小船上的人，早拔出一支手枪来喝道：“那个要下来的，就请他先吃一颗卫生丸，再逃命不迟。”说着已拨转船头扯起风篷，箭一般的去得飞快。

华国雄上得小船，惊魂略定，仔细看那驾船的人，原来是个长大的汉子，粗眉巨眼，满面英雄气概，却是素不相识。便开言问道：“承长兄救我，再生之德自然是感深肺腑。但素昧平生，何以得蒙援手？还望将此中原由详细见示。并请将尊姓大名告我，自当牢记在心，以便日后图报。”那人听罢，哈哈大笑道：“我和你曾在会场中觐面，密室里谈心，虽非志同道合，却也殊途同归。怎说是素昧平生？又问起我的姓名来，真是好笑，难道刘光汉三个大字你就不记得了？人说贵人多忘事，你现在年纪很轻，离著贵人的地位还远哩，倘然有朝一日做了贵人，恐怕连你自己的姓名都要忘怀了。照这样说起来，你原是个没心肠的人，倒枉了我教你一场。”说罢，又冷笑了一阵，露出很不自在的样子来。国雄听了他的话全然摸不着头脑，见他态度离奇，言语闪烁，竟猜不透是什么来历，转默默的不敢多言。隔了好久，刘光汉忽然又笑道：“你们的大轮船反失了事，我这小小的一叶扁舟，倒在风浪中来去自如，你看着我的手段，佩服不佩服？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出奇，只因我在这大海当中，会顺着潮流行船，顺着风势使帆，就觉得风利水利所向无阻了。”道言末了，一阵狂风吹起一个大浪，直打过来。那只船便上下簸荡，刘光汉也慌了手脚，把握不住，尽着那船在旋涡里的溜溜的乱转。好半天才定。国雄是惊弓之鸟，忍不住又说道：“我看长兄的驾驶手段果然十分高明。但是这风篷太扯足了总不免危险，还是落下来些的好。”光汉因这一阵风浪把他刚吹的法螺就给打破了，心里正没好气，又听着国雄的话，十分扫兴。便大怒道：“你原来是个无用的懦夫，才经了些风浪，就说出这样丧气的话来。你这话算奚落我？还是教训我？我是个翻脸不认得人的，可容不得你了，你有本事离了我这船，自己想法去渡登彼岸罢。”于是不由分说，就将国雄的身体直提起来望海里一掷。

国雄被他抛在海中，便昏昏的不知人事，也不知飘流了多少时候，忽地

碰在一块大石上，觉得异常疼痛，“啊呀”一声，醒了转来。只见自己的身体，就搁在一处海滩上，浑身衣服透湿，手臂上又有好几处磕碰的伤痕，便慢慢的挣扎着立起身来。四面一看，原来这里却是孤悬海中的一座荒岛。但不知道有无居人，就一步一跌的想走上前去探觅一番。走了半天，只见沿路树木茂盛，风景秀美，却总遇不着一个人，也没看见什么禽兽。心下十分奇怪，后来走到一处，夹道都是修竹，有几股清泉从竹根下直泻出来，微风过处，吹得那些竹枝簌簌作响，国雄觉得心旷神怡如入仙境。就在这竹径尽头，却发现了一所茅屋，国雄大喜。想屋中必有人居住，便忙忙的推进门去，见里面竹榻上斜卧着一个人。仔细一看，反是惊喜交集，大叫道：“你不是温如么？如何一个人住在这里？”那人也直跳起来道：“噢，原来是刚甫。我一个人避嚣来此，已不知经了几许岁月了。你为何不好好的读书上进，却寻到此地来？”国雄叹道：“一言难尽”。当下便把那轮船失事的情形，细说了一遍。温如道：“这也罢了，你得到此地总算还是造化。此岛称作清心岛，是个顶好的去处。大约在这海中除了这小岛，也实在没有安身的所在。你既然来了，就跟着我住在一起，倦了，就与我同榻；饿了，就啖些果蔬，要吃烟火食，是没有的了。还有一言，须要牢记，你在此地切不可背了我乱走，倘然一个人乱走，再弄出甚么岔子来，我就不管了。”国雄听着，唯唯的答应，自此便住下了。

但国雄原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一连住了几天觉得十分气闷。这一晚温如先睡着了，他看见星月满天，忽然触动了游兴。自心里想道，这岛中绝好风景，我那天来的时候已经领略了好些了，但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去过，何妨乘着月光出去闲步一番？主意打定，便悄悄的从侧门出去，便是一条小径，穿过小径但见碧茸茸的一大片草地，当中有一所很高的洋房。国雄便沉吟道：“我只道这个荒岛中，像温如住的三间茅屋已经很不易得了，谁知还有这样的华屋。”一边想，一边就顺着脚步向洋房前面走去。只见楼头灯头十分明亮，又听得琴韵铿锵从风中直送过来。国雄知道这是批颦那的声音。接着珠喉宛转唱起歌来，竟是个妙龄女郎的声调。国雄便索性转到墙根下，立在那里细听起来。只听得楼上唱道：

人海兮浮沉， 怒涛几度经。 英雄多侠骨， 儿女说柔情。 叹
柔情侠骨， 霎时都被浪淘尽。 人我苦纷竞， 沧桑变幻总无凭。
蓦地风云紧， 鲲鹏腾伏从何定。 蓦地潮流新， 鱼龙曼衍浑难论。

问谁是中流砥柱？ 谁把精神振？ 黄金美色铄雄心， 国魂犹未醒。（明点国雄两字。）

国雄在小学校里，于唱歌一科也很擅长。这回听见这样歌调，觉得音节极其宛转，而词意又非常悲壮，不禁暗暗叫绝，一时又将那风云紧、潮流新两句，细细的咀嚼起其中滋味来。正在沉吟，忽听得楼上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珠儿，今夜这琴声与往日不同。格外和谐，也格外清澈，莫非是那入儿已经来了？良缘美满，应在今宵也未可知。就派你去充个欢迎专使罢。”接着便隐隐听见一阵脚步声，又停了一会，就有人开门出来。

国雄觉得眼睛一亮，只见月光底下映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郎，袅袅婷婷的身材，齐齐整整的面貌，生得十分俏丽甜净。看她打扮却又像个丫环。国雄看得呆了，想要引避谁知那双脚却不听他的号令，转丝毫不动的站着。那丫环含笑走上前来，说道：“请问郎君，可是甬江华公子么？”国雄听他冲口说出姓氏里居，倒吃了一惊。忙答道：“我正是姓华。但不解姐姐何以能预先知道？”那丫环又笑道：“良缘前定，何必再说？就请进去罢。”国雄此时真弄得莫名其妙，只得恍恍惚惚的随着他走进门去。那丫环便一直引他上楼。上得楼来，又转过阳台，走到东首一间房门前，门上挂着绣帘，那丫环走进去，唧唧唧浓说了几句话，又掀起绣帘，笑着说了一声：“请。”国雄便跨进房去，只觉暖烘烘一阵奇香，薰人欲醉。四面一看，只见房内珠光宝气锦簇花团，闹得人眼花撩乱。一时也不及细看陈设，只觉又精神又富丽，和寻常的香闺绣阁截然不同。

房中间安着一张玉床，旁边一张红木的杨妃榻，榻上陈设着锦褥。端坐着一位丽姝，望去年纪也不过十七八岁，浑身穿着洋装，真是雪肤花貌，娇艳非常。见了国雄低鬟敛笑，也不起身，也不说话。国雄此时已是心荡神驰，便走上前去，深深的行了个鞠躬礼。又恭恭敬敬的说道：“飘泊余生，获登绣阁，实在是非常荣幸。也不敢动问此间是何宅邸，想小姐定是蕊宫仙子，偶降尘寰。所以一曲琴歌，不同凡响。”说到这里，那丫环站在旁边早嘻嘻的笑道：“好了，好了，不要掉文了。你说小姐是仙人，你倒也是个仙人哩。不然，何以一开口就道着我们小姐的名字？那丽姝便觑了他一眼道：“珠儿，休得多嘴，快去端茶奉客罢。”珠儿又笑道：“合欢须当用酒，何必拘拘的再行茶礼？（妙语双关。）说着嘻嘻的走了出去。那丽姝才对国雄低低说了一声：“请坐。”国雄便远远的在一张洋式单靠椅上坐了下来，也不敢多

说话，只抬头看那房中挂的字画。但见妆台旁边悬着一个雕金缕彩的镜架，镜架里面装着一幅丝绣的时装仕女，那面目和丽姝一般无二。上面又有一行小字道：“蕊仙女史绣像”，才明白这丽姝原来小字蕊仙。怪不得适才珠儿说开口就道着名字了。

正想着，只见珠儿又匆匆的进来，手里托着一个洋漆盘。盘里盛着一壶酒，十个精致小碟子，把来放在中间一张小桌子上。又相对放了两把椅子，说道：“良宵合夜，只好摆在房中，不必再到餐室里去闹了。”当下请国雄坐在上首，又去拉了蕊仙来坐在下首，他自己两面斟酒。蕊仙倒也酒到杯干，丝毫不露羞态，只默默的总不开口。国雄更自没了主意，只由着珠儿摆布。饮了一会酒，珠儿忽然看着壁间的时钟，说道：“不早了，已快三点了，良宵苦短就此安置罢。”说完径自收拾杯盘掩上房门去了。这里国雄便真个软玉温香得圆好梦了。（明点梦字。）

自此一连住了好几天，温柔乡里自然有无穷的佳趣。不过国雄心上总觉得这番奇遇太来得古怪，有时说话中间问起她们主仆二人的来历，总含含糊糊的不说，便连姓氏也不肯实告。再不然，就闪烁其词的说些什么良缘前定等话头，听着更加纳闷。就索性不去管他，只当是前度刘郎，遇着天台仙子了。

仙家岁月，格外长久，又不知过了多少日子。一天晚上，正和蕊仙两人并枕私语。蕊仙忽然问道：“你来了许多时，我还没有问过你家道如何。”国雄见问，吞吞吐吐了好半天才答道：“寒素家风，差堪温饱而已。”蕊仙叹道：“那么你我的恩爱就不能长久了。”国雄惊道：“此话怎讲？”蕊仙道：“我从前曾发下一个宏愿，说要在这清心岛前造一座光明灯塔，指示航海的人，教他不要误入迷津。预算这座塔的建筑费须要一百万金。我便立誓：倘有人能独力担任这一百万金费用的，就把此身嫁他。现在听你的口气，自然无此大力，前言具在，虚愿难偿，还那里能永缔同心之结呢？”国雄听罢，不觉一团高兴化为冰冷。蕊仙沉吟了一会儿，又微微的笑道：“法子倒也有一个，但不知你能否依我的话。”国雄忙问何法？蕊仙道：“我有个哥哥，在此去一千余里一个岛上开着金矿，那岛叫作黄金岛。岛上都是些金矿，归我哥哥一个人承办。差不多就有几千万金的出产。我现在就写一封信，介绍你到他那里去，哥哥看我面上一定重用。那时你入了这金穴，伸手也是金子，缩手也是金子，不难满载而归。不知你意下如何？”国雄听见这般说，

那颗心已跃跃欲动，便道：“好极，好极，自然遵命。”说了这一句，又转口道：“只是舍不得离开你。”（有了黄金，便顾不得美人。转口才说这一句，心事如画）。蕊仙冷笑道：“彼此如果有真爱情，也不在乎朝夕相会，我还要和你约法三章哩。此去限你三年，三年之内能够积聚到一百万金，便可得意归来，完我心愿，重缔旧好。到了三年，还弄不到百万之数。那么只好各自东西，不能怨我薄情了。在这三年中，你应该努力前程，我便也小姑独处，虽然两地相思，也不必彼此通讯。转多挂恋，索性待三年后再相见罢。”国雄此时听了这些话，早已将魂灵儿都飞往金矿里去了。（又表明梦字，兼表国雄性格。）就满口应承，一宿无话。

到了次日，蕊仙便真个修起一封书信。又命珠儿和国雄整理了一副行装，预备动身。国雄道：“你既然这样敦促，我倒也没甚留恋。（居然说没甚留恋）只是此地是个荒岛，谅来没有什么轮船，无舟无楫，如何能飞渡大海？况我是曾经患难之余，真有些望洋兴叹呢。”蕊仙笑道：“这倒无妨。这里虽然没有船，那黄金岛中自有一种专轮接送海客。只有我这里打一个无线电去，轮船不日可到，还愁什么交通阻隔。不过我曾听人说起，出了清心岛，往黄金岛去，中途的风涛却是非常险恶，（语带双关）这却要看你自己的命运了。”国雄听了，不免有些惴惴，但是转念一想，要求黄金就说得要冒险了。（黄金从冒险得来，普天下善知识的听者）当下便让蕊仙发了无线电去，隔了两天果然就有黄金岛的专轮放来。国雄便洒泪别了蕊仙主仆二人，匆匆登轮而去。

沿途却是风平浪静，直达黄金岛丝毫没受惊恐。国雄自心里想着蕊仙说风涛险恶，这话原来不足为凭。不然，就是我和黄金有缘，才得这样的进行顺利。便高高兴兴，拿了蕊仙的书信去见这金矿主人。主人和他谈论了一番，见他面目清秀，吐属隽雅，十分欢喜。又加著是自己妹子的情人，自然另眼相看，十分器重。就派他做了个理事长，无论金矿中什么事情，都命他帮同处理，有时主人有分身不开的地方，简直便令他做了全权代表。于是全岛的人没有一个不奉承他。

权利两字本来相连的。事权既重，利益当然来得大了，国雄看着这个样子，觉得日增月累，不但一百万，就是几千万几万万也可以稳稳到手，心下说不出的快活。

光阴迅速，不觉的正是三年，那金矿主人，忽然接着一个电报，说要回

国去了。当下，便聚集一般职员和几个大工头，当众宣布道：“我在这里经营金矿已经数十余年，托赖大家鼎力相助，才有这般成绩。现在我因为另有要事不得不去，去后再来与否也未可定。这金矿的事就让华国雄先生经理。所有这里的财产，除掉我自己要带去的以外，总计还值五千万金，一半就赠给华先生，一半便分与众人，按职务大小分派。你们以后一切须听华先生的命令，要知道他便算是我的继承人了。”大家都吹呼答应，华国雄更是感激涕零。从此旧主人一去，他便是第二任的主人，位尊多金，自顾此身竟如登九天了。

又隔了几时，忽然想起，（忽然想起，可知平日已早置诸脑后矣。）我和蕊仙却整整的三年不见了，自到黄金岛以来守着他的约，也从没有通过音讯。目前果然如愿以偿，已成巨富，大可以重践旧盟，永图欢聚了。想到这里，便又特放专轮复回清心岛来。

到得岛中只见湖山无恙，风景依然。也无心观览，直奔蕊仙所住的那所洋房中来。进得门，上得楼，只见蕊仙一个人躺在一张睡椅上看书，见了他来，也不迎接，只淡淡的说道：“你回来了么。”国雄便道：“我已经在黄金岛中致富而归，三年之约幸不辱命，自然要博得玉人心许，常享艳福了。”说完哈哈大笑，满望蕊仙听了必定喜欢，谁知蕊仙却冷笑了两声，说道：“你这回就发了大财，我也不能嫁你了。”国雄听着，好似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急得顿脚道：“这是什么话！我临去的时节，你是怎生说法？言犹在耳，何以今日相逢，忽然背约呢？”说话的声音来得太响了，便将自己惊醒。原来锦衾角枕，依旧睡在床中。便揉了一揉眼，自笑道：“好端端的怎会做起梦来？”掀起帐子来一看，早已是红日满窗。瞧那蕊仙，却还沉沉熟睡，忙轻轻的去推着他道：“你也好醒了，这般时候还倦眼未开。难道我做了一夜的梦，你也在那里做梦不成？”推了几推总不见蕊仙移动，心里诧异道：“她向来不是个贪眠的人，如何今日这般酣睡？”便欠起身子向蕊仙一看，不觉惊得怪叫起来，说道：“不好了。”原来芳容惨变，气息已无，竟是香消玉殒了。再摸了摸她的胸口和四肢，也是冰冷的，便禁不住放声大哭。珠儿听见哭声，直跳进房来，问是怎么了？国雄哭得哽咽难言，只用手指着蕊仙。珠儿走上前一看，忽然柳眉倒竖，杀气横飞，恶狠狠的向着国雄大骂道：“好好的一个小姐，为什么给你害死了？她死了还有我呢。我不能不替他报仇！”说罢，就在壁间摘下一把宝剑。（此剑当是慧剑）望着国雄顶上直劈下来。

国雄此时又悲又惧，闪过剑锋便不顾死活，从床上直蹿下来，飞跑出去。珠儿仗着剑，紧紧的追来。国雄逃下楼来，奔到门外，珠儿也追出门外。国雄辨不出路径，只管乱跑，珠儿在后面喊道：“凭你逃到那里，我追到那里。”国雄听着更是着急，穿林越径的走了一会子，忽然看见一座茅屋挡住去路。心里猛然省悟道：“这不是温如住的地方么？可叹我和他自从月夜私行以后，已经阔别了许多日子了。如今事急，只有求他做个救星。”这时珠儿也早已赶上。情势十分危急，国雄一眼看见温如静悄悄的一个人坐在竹榻上，忙赶将进去喊道：“温如救我！”嘴这嚷着，脚下走得急了绊着门限，跌了一跤。

这一跌跌得重了，觉得遍体疼痛，惊魂乍转。再睁开眼一瞧，也没有什么茅屋，也没有什么珠儿，只听见耳边风声水声依旧闹个不住。一个人笑嘻嘻的立在旁边，说道：“叫我怎生教你？”定睛细视说话的，便是温如。正是：

疑真疑假浑难辨，变幻无常一梦中。

第二回

掉酸文腐儒谈女教 装阔气画轴署官衔

国雄便道：“这里到底是什么所在？”温如道：“你醒了怎么还说梦话？这不是好端端仍睡在房舱里么？我正睡得沉着，忽然听见你喊救，知道你是梦魇，就赶忙来唤醒你。你到底梦见什么事情了？这样年纪，还和小孩子似的睡梦里大呼小叫。被隔壁那些客人听见了，才是大大的笑话呢。”国雄听着才知是梦。又沉吟了一会，便道：“我这个梦做得很长，也做得很怪，但是现在思索起来，竟一些的记不清楚，只觉得颠倒恐怖而已。（恐怖颠倒谁能免得）现在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温如道：“天也要亮了，上海也快到了，你梦也做够了。不必再睡，还是起来把行李收拾些，免得到了埠头，手忙脚乱的。”国雄便慢慢起来，还不住的打呵欠。

一会儿只听见船呜呜的放了几声汽，接着就有个茶房进来说道：“船已进了吴淞口，马上就到了上海了。你们两位客人，到了上海还是住客栈，还是另有公馆？”温如道：“我们不住客栈。稍停到了码头，烦你代我们雇两乘车子，到派克路昌寿里。我们初到上海，各种情形都不很熟，一切托你招呼，多送给你些酒钱就是了。”那茶房听了满面堆下笑来，说道：“包我身上，照顾得周到。”说完去了。又隔了好半歇，那船已抵了金利源码头。还没有停住，就有许多人扑通扑通跳上船来，每人手里拿着方方的一张红纸，口里乱喊道：“长发钱！”“大安钱！”“大方钱！”一连就听见他们报了十多个钱房名字。接着还有许多小车夫挑夫四处乱钻，登时乱得一天星斗。看见他们房门开着就嚷道：“你们是到哪里去的？”说着也不管人家答话不答话，就想跑进来搬行李。国雄看见这般人和强盗一般，不禁吓得呆了。温如拼命拦住了房门，没有放他们进来。好一会，方见适才那个茶房，带了三个车夫走过来，说道：“我看你们带的东西也不多，代你们雇了两部东洋车，另加一部小车装行李也尽够了。”说完，便将一张小车照会递给温如教他拿着，一面又督率着车夫把东西搬上了岸。温如国雄两人也跟了上来。拿出一块钱

赏给茶房，茶房谢了一声，欢天喜地的去了。这里国雄温如二人便坐着车子到派克路昌寿里。进了里门，寻着二百五十号门牌，见上面贴有一张红纸，上写着《华公馆》三个大字，便停下车子，向前叩门。

且住且住，著书的在这大门未开的当儿，倒先要把门内主人的历史补叙一番。原来这华公馆便是国雄叔子的住处，他叔子名斯端，号寿卿；国雄的父亲名斯荣，号厚卿，两人本是同胞兄弟。厚卿是个廩生，守着些薄薄的祖产，住在宁波，自己办了个小学，温如国雄都是在此中毕业的。温如大了两岁，又转到中学堂肄业，程度便比国雄着实高些。寿卿本是个孝廉公，一向游幕外方，这几年在上海道里充当书启老夫子，便把家眷接来同住。温如姓钟是华家的外甥。他的父亲号朴斋，在本地开着当铺，倒是个殷实商家。这回表弟兄两人到上海来求学，原是厚卿预先函告寿卿，嘱他代觅相当学校，并管教一切的，所以两人一抵了埠，便直到他公馆中来。

如今且说寿卿这两天因在正月里面，各处年酒吃得正忙，每天晚上总要闹到十二点后才回家。他的烟瘾又很深，整夜的吸烟不到天亮总不得睡觉。国雄两人到来他还上床得没多时候哩。寿卿的妻子钱氏倒很能治家，起身得也很早，听见下面敲门声音，便令仆妇去开门。一会儿仆妇上来通报，说侄少爷和外甥少爷来了。钱氏便道：“老爷还不知几时才醒哩，让我先去招待他们罢。”说着就下楼来，国雄温如二人便先后上前拜见了。又送上些土物，钱氏忙命仆妇端整茶点给他们吃；一面谈谈家常，不知不觉已是晌午时候了。温如忍不住便问道：“舅舅已进署办公去了么？什么时候回来？”钱氏笑道：“你舅舅么？早哩，早哩。还正在高卧哩。”温如就不便多言。

隔了有两点多钟的时候，才听见寿卿在楼上咳嗽的声音，钱氏便命仆妇端脸水上去。又等了好久，寿卿才慢慢地下楼来见他两人。他两人磕下头去，寿卿一面拉了起来，一面就捻着胡子，摇头晃脑的说道：“我已经接到家信，晓得你们这回是乘槎以作远游，负笈而来求学的了。但如今邪说朋兴，士风日坏，欲求菁莪毓朴，作育人材，绍古代之遗规承先圣之道统，乌可得哉？”钱氏在旁边笑道：“你大约昨晚吃多了酸酒，所以早上一开口就酸气直冲。见了面也不问好，也不道乏，便掉起文来。就是掉文，也何妨坐下来再说，尽站着做什么呢？”寿卿也禁不住哈哈的笑道：“太太又来排揎我了。一个是侄儿，一个是外甥，自家人本没有什么客套。你说坐云则坐，我却要食云则食了。（依旧掉文）你快去预备肴馔，天快晚了，正好是吃午饭

的时候了。钱氏笑了一声，自去安排。一会儿摆上酒菜来，钱氏也坐着同吃。

饮酒中间，忽然听得一阵马蹄声响，到门口停了，钱氏便道：“想是芷芬那妮子回来了。”说着仆妇去开了门，便笑道：“果然是小姐回来了。家里有个客呢。”芷芬听了便缩住脚。钱氏忙接口道：“什么客人，便是国雄弟弟和钟家哥哥呀。”芷芬就走进客堂来和两人见过了礼，又问了好，言语举止都很大方。国雄是自家姊妹，温如也是从小见惯了的，不过近来却隔别了好几年了。

此时见他表妹觉得比小时候越发标致了。淡淡的眉儿，圆圆的脸儿，穿着一件淡蓝花缎灰鼠袄；系着一条玄色花缎的长裙，纤腰天足，丰韵自然。不禁暗暗的赞叹道：“我那舅舅很是迂濇，不料这表妹倒又十分秀逸。”正呆呆的想着只听得钱氏问道：“芷儿昨天到姨母家去，怎的便不回来？想是姊妹们聚在一起贪着顽又绊住了。”芷芬道：“不是姊妹们贪顽，倒是姨母苦苦的坚留，便住下了。今天才放马车送我回来。”钱氏就在身边摸出四角小洋来，命仆妇去赏与马夫。仆妇拿了出去，马夫说了声谢谢，自放马车回去。这里仆妇关好了门，便跟着芷芬上楼去了。

寿卿忽然皱着眉向国雄道：“你这芷芬姊姊近来很染了些文明习气，一切言语举动未免就失了旧家风范。从去年起，还一定向我闹着要进女学堂，我再三不允，禁不得你婢娘也帮着撺掇，我被她缠得没法，才把他送到附近毓秀女学校里去读书。这一读书，便更不好了，好好的一个闺秀，完全变成个女学生的派头。有时还讲究什么唱歌体操。听说年底放假的时候，开了个什么游艺会，她还夹在里面演说。演说还不算到后来竟又使起刀来，你们看这还成何体统？回家后被我着实的教训了一顿，说你这个样儿拿刀弄杖，难道要去做武旦么？她倒格外回得我好笑，他说古来女人也有习武的，梁红玉桴鼓助战，花木兰代父从军，难道不是个榜样么？我便骂道：“这真是放屁！并且放的是臭而不可闻也的屁中之屁。梁红玉虽说是个女英豪，但他究竟是个什么出身，女孩子家岂可以他为法？至于代父从军，更是笑话，别说现在朝廷有道，四邻辑睦，海宇莫安，决不会再有烽烟之响。（固然是梦话，但用一“再”字，足见此老亦屡经变乱者，但望其不再耳。）就使一旦有事，自有那般精兵良将去抵挡，那里用得着我们这种文人？要你这小小女儿来代我从军，岂不是胡说乱道？他受了我这一顿骂，才俯首无词。总之，现在男